

目 次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罗塞特为人.....	229
第 二 章	揭开加利亚之谜.....	241
第 三 章	彗星.....	251
第 四 章	归去有望.....	266
第 五 章	一场严峻的考试.....	277
第 六 章	冰面上的奇迹.....	289
第 七 章	借秤.....	298
第 八 章	一颗金质的彗星.....	308
第 九 章	捕获彗星的能手——木星.....	321
第 十 章	利欲熏心的伊萨克.....	332
第 十 一 章	奇特的土星.....	342
第 十 二 章	庆贺新年.....	352
第 十 三 章	火山熄灭之后.....	360
第 十 四 章	百无聊赖的穴居生活.....	368
第 十 五 章	罗塞特的苦恼.....	377

第十六章	休达之行.....	387
第十七章	加利亚一分为二.....	396
第十八章	登上吊篮.....	406
第十九章	返回地球.....	414
第二十章	尾声.....	421

里投放皮套和罐头盒，后来又放出信鸽，任其飞到这个新的星球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去。这位学者无疑了解关于加利亚的一些资料，他一定对加利亚逐渐远离太阳和速度的不断降低作了仔细的观测和计算。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是否已经测定加利亚的运行轨道？断定这条轨道应是双曲线、抛物线，还是椭圆形曲线？他是否对加利亚在运行中的三个不同位置作了连续不断的观测，因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最后，他是否知道加利亚这个新的星球能不能回到地球去？如果能够回去的话，还需要过多少时间？

这是铁马什夫伯爵在脑海中反复思考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向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普罗科普二副提了出来，但他们俩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在从弗芒特拉岛回“温暖之乡”的途中，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详细的探讨，但一无所获。看来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满意解答的，只有这位学者，但他的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万一他一命归天，他们就永远也别想弄清楚这些同加利亚的未来息息相关的问题了。

因此必须竭尽全力把这位奄奄一息的天文学家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幸而多布里纳号上药品齐全，此时正可发挥作用。同时，本一佐夫还出了个好主意：

“上尉，咱们可以给他做按摩，这种人寿命可大了。”

人们于是双管齐下，一面替他按摩，一面让他服用可以起死回生的强心剂。

按摩是由本一佐夫和奈格雷特轮换进行的，他们都十分尽责。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总觉得他在弗芒特拉岛找到的



天文学家帕米兰·罗塞特

就在塞尔瓦达克离开查理曼中学两年后，帕米兰·罗塞特老师觉得自己的造诣主要在天文学方面，而不是在物理学方面，因而辞去了学校的职务，打算专攻天文。不意他的暴躁脾性已经传遍整个学术界，结果到处碰壁，哪儿都对他大门紧闭。所幸他的家道较为殷实，于是不图虚名，自己花钱建了个天文台。这样也好，他可以对他人的理论随意发表评论而不受任何束缚。最近发现的三颗小行星便是他的功劳，有关第 325 颗彗星的一些资料也是他提供的。正如前文所述，塞尔瓦达克这次在弗芒特拉岛见到他之前，从未见过他。事隔十二年后，不想竟在太阳系的一颗小星球上相逢，这就太意外了。所以塞尔瓦达克一点也认不出他来，是不足为怪的。

当本一佐夫和奈格雷特把罗塞特身上从头到脚裹着的厚厚的毛毯取下来时，他们发现，躺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学者，身材矮小，瘦骨嶙峋，脑袋光秃秃的，简直象一个很大的鸵鸟蛋。他的下颚长着几根稀疏的胡须，看来足有一个星期没有刮了。他长着一个很长的鹰钩鼻，鼻梁上架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无疑是时刻也离不开的。

罗塞特的脾气特别暴躁。他这个人真有点象鲁门阔夫感应线圈，不过这种线圈不是用电线而是用几米长的“神经线”绕成的，里面装着强大的“神经流”。总之，在这个“罗塞特感应线圈”中，储藏着——请读者恕我使用一个不太恰当的字眼——压力极高的“神经波”，正如鲁门阔夫感应线圈中储藏着高压电一样。

他这个人虽然不好服侍，但总也不能因此而对他撒手

不管，眼睁睁看着他死去。何况在现在这个只有三十五个居民的世界上，这第三十六位居民的生命是不能视如草芥的。人们把他的内衣解开后，发现他的心脏跳动微弱，但仍在跳动。因此，只要多方抢救，便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本一佐夫竭尽全力在他那干瘪的身子上推拿，简直象是在搓磨一些干枯的树枝一样，时间一长，真叫人担心这些枯树枝会燃烧起来。本一佐夫为他推拿时的那股认真劲儿，倒很象是在磨砺他的战刀去参加检阅，同时他口中还不时哼着一首有名的小调：

向的黎波里挺进，
你胜利的宠儿。
不要辜负你那把
寒光逼人的战刀。

经过二十来分钟的按摩，气息微弱的罗塞特喉间终于有了一点响动，接着连续发出三声痛苦的呻吟。此时紧闭的嘴唇业已张开。两只眼睛几张几合，最后也全部睁开了，但还尚未完全苏醒。他说了几句话，谁也无法听懂。他举起左手，抚摸着前额，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随后，只见他的面部肌肉突然痉挛起来，一脸怒气，大声叫道：

“我的眼镜！我的眼镜哪里去了！”

本一佐夫赶紧替他寻找，不久便找到了。这副眼镜的镜片似乎不是用一般的玻璃，而是地地道道用制造望远镜的材料制成的。眼镜本来牢牢地带在两耳上，本一佐夫为他按摩时，不慎给弄掉了。本一佐夫把这副眼镜端端正正

替他带好后，他又呻吟了一声。

塞尔瓦达克上尉站在他的床前，俯身看着他。这时，只见罗塞特睁开两眼，透过厚厚的镜片射出两道锐利的目光，怒气冲冲地向塞尔瓦达克叫道：

“塞尔瓦达克同学，罚你写五百行作业，明天给我交来！”

这是帕米兰·罗塞特给塞尔瓦达克上尉的见面礼。

他这句话无疑是想起了过去的积怨而脱口说出来的。塞尔瓦达克本来正在胡思乱想，一听到这句话，也就立即想起了他在查理曼中学读书时的这位物理老师。

“他是我从前的老师帕米兰·罗塞特。没有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他……这真是奇妙极了！”塞尔瓦达克上尉惊讶地向大家叫道。

罗塞特又合上了眼。看来他十分虚弱，需要静静地睡上一会儿。

“上尉，你尽管放心。”本一佐夫说。“我敢担保，他不会死的。身体瘦弱的人，大都脾气比较暴躁。我就见过一些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你在哪儿见过？”

“在埃及金字塔的陵墓里，上尉。”

“那是木乃伊，傻瓜。”

罗塞特睡得很平稳，大家于是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床上，盖好被子。大家虽有许多迫切的问题要向他请教，但也只好等他醒来后再说了。

今天一整天，塞尔瓦达克上尉，铁马什夫伯爵和普罗科

普二副都在考虑着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帕米兰·罗塞特所说的“加利亚”究竟指的是什么？难道是那颗彗星而不是从地球上分离出来的碎块？难道罗塞特在他的几封简函中所提供的有关数据都指的是彗星，而不是指从地球上分离出来、如今正带着他们在太阳系遨游的这颗新的星球？这样说来，他们这些从地球上的人根本就不是在加利亚星球上了。

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马上弄明白。果真如此，几个月来他们费了许多心血所推导出来的理论就全部破产了。可是他们都一直坚信新星球是由地球碎块造成的，并且认为这一理论同宇宙间的许多奇怪现象是大体吻合的。

“这个问题，”塞尔瓦达克说，“只有等罗塞特老师给我们解答了，他会给我们解答的。”

一谈起帕米兰·罗塞特老师，塞尔瓦达克又把他的为人向大家作了介绍。他说此人很难相处，担心他日后同大家的关系可能会相当紧张。不过他觉得此人虽然性格怪癖，无比固执，易于动怒，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他若发脾气时，不如任他去发，别去管他。

听了塞尔瓦达克这一席话，铁马什夫伯爵说：

“上尉，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同他和睦相处的。我想，他也一定会给我们帮帮忙，把他的观测结果告诉我们的。但必须附合一条。”

“哪一条？”塞尔瓦达克问。

“我们收到的那几张纸条必须是出自他的手笔。”铁马什夫伯爵说。

“你对此感到怀疑吗？”

“一点儿也不，上尉。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发现任何疑点。我这样说，不过是想完全排除那种可能性。”

“这些纸条如果不是他，又会是谁写的呢？”塞尔瓦达克问。

“会不会是我们尚未发现的一位天文学家？”

“根本不可能。”普罗科普二副说。“‘加利亚’这个词儿只是在那几张纸条上出现过，而罗塞特老师苏醒过来后第一句话就是说的‘加利亚’。”

普罗科普的这一看法非常正确。毫无疑问，那几张纸条就是他写的。此外，他计算时留下的草稿和当作黑板用的那块门板也带来了，现在趁他熟睡之际去看看他的字体，便可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大家对着草稿和黑板端详良久，一致认为那上面的字体和纸条上的字体分明出自同一人之手。

门板上还有一些用粉笔写的数学公式未被擦去。草稿主要是一些纸片，上面划满几何图形。其中有两条弧线无限张开的双曲线，有两条弧线也是无限张开，但弧度略小的抛物线，还有形状特别扁长的椭圆形曲线。

普罗科普说，这三种形式的曲线——双曲线、抛物线和椭圆形曲线正是彗星常见的运行轨道。采取前两种轨道运行的彗星，地球上只要见到一次，以后就永远也见不到了。只有按第三种轨道运行的彗星，能在一定长的时间内周而复始地出现在地球的地平线上。

这些草图显然表明罗塞特老师所研究的，确是彗星的

很小，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看来只有这一说法能解释他们迄今所见到的许多奇奇怪怪的自然现象和天地间的巨大变化。

“上尉，你的看法很有道理。”普罗科普二副考虑片刻后说。“彗星与地球相撞，从而使地球分离出一大块碎片，这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一看法能够成立，我们在灾害发生后的那天夜里见到的那个巨大的星球就只能是彗星了。碰撞一定使它偏离了自己的轨道。但由于它速度很快，地球未能使它留在自己的引力范围内。”

“对。看来只能这样解释那天夜里为何会出现那个我们从未见过的星球了。”塞尔瓦达克说。

“这个看法倒比较能站得住，”铁马什夫伯爵说。“而且对我们的观察结果和罗塞特的观察结果都能说得通。罗塞特一定已将这陌生的星球命名为‘加利亚’。”

“当然，铁马什夫伯爵。”

“不过上尉，我还有一点没有弄明白。”

“什么问题？”

“罗塞特老师看来把他的精力都集中在彗星上了，而没有怎么注意如今正带着他在太空遨游的这个地球碎块。”

“伯爵，”塞尔瓦达克上尉说。“你应当知道，这些科学家有的时候是非常怪癖的。我这位同胞就是这样一个人。”

“除此之外，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普罗科普二副说，“罗塞特老师在加利亚同地球相撞之前就已算出它的轨道，并能看着它同地球相撞。”

普罗科普指出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不管怎么说，塞

第 二 章

揭开加利亚之谜

4月19日过去了。这一天，当塞尔瓦达克等人聚在一起，讨论上述问题时，其他人都在各干各的工作。罗塞特教授的突然出现并没有在他们当中引起很大轰动。西班牙人是生来就无忧无虑的，俄国人则一切听从他们的主人铁马什夫伯爵的安排，他们才不为这些事自寻烦恼哩！他们根本没有多大兴趣去到处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地球上去。所以当夜幕降临时，他们便早早上床就寝，安然入睡了。

临时担任护士的本一佐夫，一刻不离地守护在罗塞特教授的床前。他十分尽责，决心一定要让他尽快康复。罗塞特是死是活，直接关系到他的荣誉。所以他对他的照料真是无微不至，连病人的呻吟和梦呓也非常留意。由于睡得很不安稳，罗塞特常在梦中惊叫起来。每次惊叫，他总要说“加利亚”三个字来。他是否梦见有人要抢走他的劳动成果？还是人们不承认加利亚是他发现的？诬蔑他的观测不准确呢？这是很可能的。他这种人就是在梦中也是很容易大动肝火的。

罗塞特在梦中说的片言只语，对于解释那一个个疑团

至为重要。遗憾的是，那些梦话说得太混乱不堪，无论本一佐夫怎样注意倾听，也无法听懂。不过，不久之后他的呻吟便全部消失了，彻夜睡得十分平稳，鼾声很有节奏。

太阳从加利亚西边的地平线上升起时，罗塞特老师还没有醒来。本一佐夫决定不叫醒他，他想让他多睡一会儿。

这时，洞口的大门外传来了几声清脆的叩门声。安装这扇大门，并不是为了防止不速之客，而是用来遮挡寒风的。

本一佐夫正要起身去开门，忽又转念自己也许听错了。再说大门有人看守，无须他去开，况且洞内清闲的人比比皆是。

但大家都在酣睡，没有一个人去开门。敲门声又响了，似乎用的是很重的铁器。

“真他妈的见鬼，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把门敲得这样响？”他在心里骂道，只好穿过地道走去开门。

“谁？”他没有好气地大声问道。

“我！”一个很柔和的声音答道。

“你是谁？”

“伊萨克·哈克哈卜特。”

“天这样早，你有什么事？守财奴。”

“请给我开开门吧，本一佐夫先生。”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兜销你的货物吗？”

“这不能怪我。大家不愿付钱嘛！”

“见你的鬼去吧！”

“本一佐夫先生，”伊萨克又苦苦哀求道。“我有要紧的

事要找总督大人。”

“他在睡觉。”

“我可以等他一等。”

“那你就在门外等着吧！”

本一佐夫正要离去，被他吵醒的塞尔瓦达克已经走来。

“什么事儿，本一佐夫？”

“没什么事儿，上尉。伊萨克这个狗东西要见你。”

“把门打开，让他进来。”塞尔瓦达克说。“他今天倒来得很蹊跷。”

“还不是为了钱！”

“我已经对你说了，把门打开。”

本一佐夫只得俯首听命。门开处，穿着破旧长外套的伊萨克一下钻了进来。塞尔瓦达克上尉于是向大厅走去，伊萨克紧跟在后面，一面不停地向他阿谀奉承。

“你有什么事？”塞尔瓦达克眼睛看着他问道。

“总督先生，”伊萨克说，“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这样说来，你是来打听消息的罗？”

“是的，总督先生。希望你能告诉我……”

“我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因为我自己也一无所知。”

“可是昨天‘温暖之乡’来了一个人。”

“你的消息倒很灵通嘛！”

“总督先生，我是从我的单桅船上看到你们乘着雪橇出发的。雪橇回来时，似乎还小心翼翼地 从上面抬下了一个……”

“什么？”

“总督先生，你们不是从外面带来一个人吗？……”

“你认识他吗？”

“不是这个意思，总督先生。我希望……”

“希望什么？”

“能同他谈一谈。他可能来自……”

“什么地方？”

“地中海北部海岸。所以我想他一定带来了……”

“带来了什么？”

“有关欧洲的消息。”伊萨克说，一面贪婪地看着塞尔瓦达克上尉。

这个守财奴实在顽固透顶，他已经在加利亚生活了三个半月，可是至今仍旧依然故我。要想叫他相信他早已离开地球真是无比困难。不过，要说他没有发现诸如一天的时间已缩短一半，东西方位已完全颠倒过来等反常现象，那也不是真实的，但他始终认为这些事都发生在地球上。他认为，眼前的大海仍旧是地中海。非洲的一部分虽然在灾难中消失了，但欧洲还存在，而且就在北边几百公里的地方。那里的一切一定还保持着原样。非洲海岸既然已经不复存在，他可以到欧洲海岸去继续做他的生意，说不定也许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当他看到“温暖之乡”来了个陌生人时，便不顾一切赶忙跑来打听一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属实。

要说服这个家伙，使之回心转意，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塞尔瓦达克根本不想作这种徒劳无益的努力。他非常讨厌他，连一句话也不愿同他说。听了他的话，他只是耸了耸

肩，走开了。

从后面跟上来的本一佐夫，对他们刚才的一段谈话听得一清二楚。塞尔瓦达克走后，他便同伊萨克搭讪了起来。

“这样说来，我没有弄错？”伊萨克说，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昨天这儿来了个人。”

“是的。”本一佐夫说。

“他还活着吗？”

“但愿他不会死。”

“本一佐夫先生，你能告诉我，他是从欧洲什么地方来的吗？”

“从巴利阿里群岛来的。”本一佐夫说。他想看看伊萨克听到这句话会有什么反应。

“巴利阿里群岛？”伊萨克说。“那可真是地中海中做生意的好地方。我过去到过那里。岛上的人也都很熟悉我的汉沙号。”

“那当然。”

“巴利阿里群岛离西班牙海岸不过只有一百公里左右。你们的客人一定带来了有关欧洲的消息。”

“是的，守财奴。他会把情况告诉你，让你高兴高兴的。”

“真的吗，本一佐夫先生？”

“为什么不是真的？”

“为了能同他谈一谈，我可以……”伊萨克犹豫了一会儿又改口道：“虽然我也很穷，但我是不会把钱看得太重的。”

“你真的是这种人吗？”

“只要能马上同他谈一谈，我可以花几个钱。”

“好！”本一佐夫说。“不过很不巧，他很累，在那边睡觉。”

“你可以去把他叫醒。”

“伊萨克，”塞尔瓦达克上尉忽然走上来说道，“你要是胆敢把他叫醒，我就立即叫人把你赶出去。”

“总督先生，”伊萨克又苦苦哀求道，“我想打听一下……”

“会让你知道的。”塞尔瓦达克说。“等新来的客人给我们介绍欧洲情况时，一定叫你来听听。”

“我也会来叫你的。”本一佐夫说。“因为我很想看一看，你听到他的情况介绍后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这时传来了帕米兰·罗塞特醒来后传唤人的声音。

听到他的叫声，塞尔瓦达克等人都纷纷赶往教授的床前。伊萨克也要跟着走去，本一佐夫奋力拦阻，却没有拦住。

教授尚未完全醒来。可能是残梦未尽，只听他不住地叫道：“约瑟夫！这个鬼东西哪里去了？快来，约瑟夫。”

约瑟夫显然是他的仆人。他一定还留在地球上，当然来不了了。加利亚同地球相撞的结果把他们主仆二人分开了，这一别也许竟是永别了。

教授逐渐醒来，不过他还在叫着：

“约瑟夫，这个鬼东西！我的门板在哪儿？”

“在这儿！”本一佐夫说。“你的门板保存得很好。”

罗塞特睁开两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你是约瑟夫？”他问道。

“为您效劳，帕米兰先生。”本一佐夫不慌不忙地答道。

“那好，约瑟夫。”教授说道。“快去给我把咖啡拿来。”

“是！”本一佐夫答道，立即向厨房奔去。

塞尔瓦达克上尉走上去，扶着帕米兰·罗塞特坐了起来。

“亲爱的老师，您还清楚地记得您在查理曼中学的学生？”他向他说。

“记得，塞尔瓦达克。”罗塞特说。“但愿你十二年来已经改掉了你的那些毛病。”

“全改了。”塞尔瓦达克上尉笑道。

“这就很好！”罗塞特说。“我的咖啡怎么还没来？不喝咖啡，头脑就昏沉沉的。”

幸而这时本一佐夫已端来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浓咖啡。

喝完咖啡，罗塞特站起身，走下床来，往大厅走去。进入大厅后，他随意向四周看了看，最后在一张从多布里纳号上搬来的华丽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只见这位外表威严的教授带着满意的神情向大家问道：

“怎么样，先生们，你们觉得加利亚怎么样？”

塞尔瓦达克正想问问他加利亚究竟指的是彗星，还是从地球上分离出来的碎块，但伊萨克·哈克哈卜特已抢在他前面了。

一见到伊萨克，教授不禁双眉紧锁，很不客气地问道：